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三十九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0
 編號 D7811200

卷三十九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并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賦甲善卷善改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

班固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

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帝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貴重-4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

辛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340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上書

李斯上秦始皇書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於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溥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彦升奉荅七夕詩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謝奪禮啓一首

爲下彬謝脩亦忠貞墓啓一首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良曰史記云李斯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王并爲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

以作慨渠已而覺秦之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

王游間耳請一切逐客斯議在逐中乃上書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斯官後

始皇帝以斯爲丞相及二世信趙高之譖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善本注同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純曰吏官也昔者者字無穆公求

士向曰上謂賢才也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翰曰戎宛

善曰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史記曰晉獻公以

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

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

日善曰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此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左氏傳曰晉

鄰芮不鄰不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也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善本無穆公用之并國三十六遂霸

西戎翰曰產生也善曰史記曰秦用由余謀孝公用商

晉

令

鞅於之法向曰公孫鞅衛商君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疆

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善曰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

耕務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

至今治疆翰曰舉猶開也今秦之治國因此而疆善曰

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卬五剛切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

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良曰秦至惠王始稱王張儀魏

漢中蜀地名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

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公十年納魏

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

史記云孝公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

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

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

之計拔三川疑此包九夷制鄢偃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

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子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銑曰

也九夷蠻夷通稱鄢郢楚都也成臯地名膏腴良地也壤

亦地關東為從關西為禦從者關西六國合而攻秦用張

儀之計散敗之而不得合也施惠也善曰九夷屬楚夷

也鄢郢楚二縣也蓋秦令人據之也成臯縣名周之東境

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史記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

曰惠王卒韓魏齊楚皆資從從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

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向曰范雎魏人也

罕

華陽君等戎也皆秦之用事者也杜塞也言如蠶之食葉

善曰史記曰武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

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

魏氏名冉固父弟曰平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

秦昭王言穰侯推重諸侯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

春秋保乾圖曰光閭寧蠶食天下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

無餘也此上善本無四君皆以容之功翰曰四者指公孝公

也此數人者皆非由此觀之容何負於秦哉善曰負向使四

秦人故云容也

織五臣本
作織

君却容而不善本作弗字 納踈士而不善本作弗字 與是使國無富

利之寶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和氏

作善本隨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蠶廉離之馬建翠

鳳之旗樹靈鞀徒之鼓濟曰和氏寶則寸和之璧太阿劍

飾旗也鱗皮可以冒鼓也善曰新序固梁對晉平公曰

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

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

干將作鐵劍二枚二曰太阿梁卿子曰鐵離蒲梢皆馬名

鄭玄禮注曰鱗皮可以冒鼓也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

國之所生然後善本作可字 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

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駛史不實外

厩良曰犀角象牙也駉騏良馬名厩馬屋江南金錫

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可善本作以飾後宮充下陳說

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於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縞古之衣

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說曰以宛珠飾簪傳璣飾珥阿縞也

此類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側也向曰雅化開

美也窈窕美貌美女出 夫擊甕於扣善本作缶甫彈箏搏

擊搏擊也解腿也鳴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

鳴擊也善同輪注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

韶曰桑間地名而鄭衛桑間之樂皆淫樂也韶虞舜樂武

象周樂也善曰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

充備陳列也善曰下陳猶後列也娛心意悅耳目者必

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也

善

間漢上亡國之音也宋均曰武象象
伐時用干戈也徐廣曰部一作部也今彙擊蹇而就鄭衛

退蹕等而取韶虞若是善本有者字何也快意之善本無之字當前

適觀而已矣善曰高誘曰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

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

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可善本作所字以跨海內制諸侯之

術濟曰跨據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

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

其深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眾庶故能

明其德善曰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是以地無四方人善本作民字

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良曰率土之內皆為王臣何四方異國之有乎四時交會

充於內鬼神散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弄黔首

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銚曰黔首民也業事也

之謂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裏足不入秦良曰言雖裏足不入秦以欲游秦

而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翰曰藉借也寇賊盜糧者也善曰戰

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糧者也說文曰齎持貨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答

善本作益字讎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漢書云鄒陽齊人也仕吳王濞王以太

後指斥言之故先引秦為喻因言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致其意焉善曰鄒注

食

也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

良曰：曲臺秦所居宮名。懸衡，懸法度也。畫地，不犯教令也。胡越南北邊之國也。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

央官也。善曰：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如淳曰：衡，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一曰：申子曰：君必有明

法正義。若權稱以稱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容兵

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說曰：晚節末路，謂二世時也。扣

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魏為張楚。西擊

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

引也。言相引何則？向曰：設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曰

言若秦之政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濟曰：胡即

言胡也。言胡人馬盛，揚塵於野，不見鳥獸。善曰：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獲林曰：覆盡也。

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良曰：輦車運輦之車屬及也。言轉

國并力，為漢所拒，胡而實言諸國怨漢，與其連兵北伐於

漢耳。故說諸國之心不齊，必無成矣。下文言其所由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流，滿行也。何則？疆趙貴於河間。說曰：趙幽王為高后

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襄王

無嗣，國除，遂發求復還河間之地，責求也。趙大國，故云疆

也。應劭注：六齊望於惠后。白曰：惠帝時，齊悼惠王入朝，臣

而得先，至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於齊，將間為齊王，惠為

濟南王，此六王之心，常追怨惠帝及高后。孟康曰：高后割

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

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

而追怨惠帝與呂后。白曰：漢書曰：文帝閱濟北逆亂，自

誠盡封悼惠王諸子為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

為六，將間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

王，卬為膠西王，登城陽，顧於盧博。翰曰：城陽王喜也。喜父

光為濟南王也。

功本約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殺立齊王
 乃以城陽郡王章濟北王興居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
 盧博與居所治處喜顧念而思之也善曰二郡謂城陽
 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
 郡有博縣濟北縣王淮南之心思墳墓續曰文帝憐淮南
 也孟康同翰住王淮南之心思墳墓續曰文帝憐淮南
 國乃立厲王三子於淮南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
 盧江王言三子皆望墳墓思其父見遷殺也張晏李善
 注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良曰言諸國皆有私怨不
 可若舉兵伐漢天子來討諸國但有其意無敢相救蓋不
 能專一可以明矣此陽之微言也孟康曰不專救漢也
 如傳曰皆自私怨宿怨不能為吳也善曰以孟康解其
 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
 義乃可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統曰邯
 明也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統曰邯
 也長沙郡名還聚也青陽水名蘇林曰言胡越水陸其伐
 漢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
 為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一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
 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貴得要擊我南郡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
 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
 臣之所為大王患也向曰此陽惡指斥其事因雜亂其言
 臣之所為大王患也向曰此陽惡指斥其事因雜亂其言
 隱其言詞矣越假比吳也輔猶非也胡比趙也言吳趙發
 來伐漢漢必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
 以拒於趙如北則吳趙各深不能相濟事則必敗故為大
 王憂也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
 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
 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
 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難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
 為吳人輒當為樂言吳趙發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
 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
 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
 其意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
 善本作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翰曰言自然相感
 底字

翼言斷即麟也。砥礪也。陽將致其意也。善曰：底與砥同也。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無敢自進於前，僕書王莽傳。今臣盡智畢議，易亦精極慮。齊曰：言思，極盡謀慮也。善曰：如傳曰：改易精思，以謀慮之，則無國而不可干。善本作飾固。

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翰曰：固陋，陽謙詞也。善曰：爾雅曰：好水也。然臣所以守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善本無也字。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

王之義。良曰：言來游於吳，已歷數王也。自齊至吳，度淮千高敬，尤甚也。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也。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鸞鳥累百不如一鸚。向曰：忽，輕也。向曰：鸞鳥，鸞之類，比諸侯。鸚，大鳥，比天子。孟康曰：夫全趙之

時，武力鼎士絃懸，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善本作湛患。翰曰：全謂未分之時，鼎士力舉鼎也。絃，服大盛衣，黃服也。臣瓚以烏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呂后殺之。善曰：儀今沈字。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齊曰：死士，輕義之士，盈備也。朝，王朝也。淮南厲王長謀，然則計反廢遷蜀，故云西也。善曰：韋昭曰：徙蜀嚴道。然則計

善本作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良曰：諸專諸，勇士也。不安其位，言無益於事。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先享王，鱗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狼虎，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銚曰：畫，謂畫策也。向曰：寒心，衣言早起聽朝也。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自立天子之

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也。自立天子之

善曰

之沈患。善本作湛患。翰曰：全謂未分之時，鼎士力舉鼎也。絃，服大盛衣，黃服也。臣瓚以烏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呂后殺之。善曰：儀今沈字。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齊曰：死士，輕義之士，盈備也。朝，王朝也。淮南厲王長謀，然則計反廢遷蜀，故云西也。善曰：韋昭曰：徙蜀嚴道。然則計

善本作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良曰：諸專諸，勇士也。不安其位，言無益於事。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先享王，鱗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狼虎，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銚曰：畫，謂畫策也。向曰：寒心，衣言早起聽朝也。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自立天子之

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也。自立天子之

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也。自立天子之

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也。自立天子之

善曰

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後翰曰天下已定文帝佳東牟朱虛侯東喻齊王嘉其

首舉兵欲誅諸王亦猶春秋褒邾儀父也邾魯國也儀父謚也功與齊相類故引而連之矣應劭同翰注深割

嬰兒王之濟曰文帝封齊王太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子王梁代益以淮陽良曰壞子燕愛子也言文帝王其變

王揖獲徙武為梁王也益加也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武為梁王也然

參揖皆少故云壞也晉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變諱其肥盛曰壞也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武為梁王也然

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說曰仆頊也濟北王與居闡帝

之代乃反使蕭擊之與居宴殺故謂頊也淮南王文帝弟也流徙之蜀至雍不食而死則謂囚也所以然者由二國

有新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反耳善應劭同說注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

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向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規猶帶

也變易權勢合常道也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

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善曰新垣

平諫言鼎在泗水中望見東北陰有寶氣鼎在也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前言

豈非象新垣乎中言恐周鼎復起下言新垣過計失國亡由邪臣詐謀故陽引此為諫言王為此謀則吳嗣必不在

於世矣過誤也善注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濟

高祖自漢中絕所燒之棧道至雍以水灌其壁破之又善曰

燒棧道言高祖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收敵善本

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濟曰收秦疲倦之兵出函谷

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

失其地良曰此壘上文荆則楚也如此皆國家之不幾者

善曰

也願大王熟察之銑曰言羽等甚疆盛尚見破滅為國家
日言國家不可庶幾得之也

於獄上書自明一首

鄒陽

向曰陽知吳不可說之從梁孝王游陽為人沈愴不為苟合介立於羊勝公孫

陽下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上書孝王立

出之善 注同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

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翰曰燕太子丹使荆軻往刺秦王使相氣

見白虹貫日不徹而畏其事不成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

君又善曰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

後聞軻死事太子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

善曰

善曰

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

濟曰秦使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殺

應侯所害事不成故云昭王疑也是時太白食昴昴趙分

也將有兵故蝕焉蝕于歷也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

平軍後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

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如淳曰太白

天之精也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渝兩主豈不哀哉良曰變

也兩主燕太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

訊為世所疑銑曰言左右者不取斥於王也張曼曰盡其

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善本有燕秦不悟

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善本無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向曰

得玉璞獻之楚武王武王以為非玉則其右足誅亦刑也
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捧而獻之武
王我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刑和左足武王疑
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也李斯

武

竭忠胡亥極刑向曰李斯忠諫於秦二世而具五刑於市

亥立斯具五刑者也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是以箕子佯

遭此患也善本無也字亦佯在而歌也善曰史記曰狂接輿避世恐

紂濞亂不止箕子懼乃佯在為奴論語曰楚願大王察玉

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善曰以其計無使臣為

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續曰比干疆諫

焉子胥諫吳王吳王賜之死取其屍以鴟夷之革沈之於

江鴟夷以皮作鴟形善曰史記曰比干疆諫紂怒曰吾

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

子胥尺盛以鴟夷之革傍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

搗形臣始不信乃今知之良曰知忠願大王熟察少加憐

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銑曰言人不相見自少至老

其猶新也情若相得傾蓋之

白頭不相交也善曰漢書音義曰或神不相識相知至

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

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善本無事向曰於期為秦將得

軻見於期曰全聞秦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今有一

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何如於期曰為之奈何

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於秦王王必喜見臣臣因左手

持其袖右手據其背於期從之遂自刻藉借也丹即燕太

子徐廣曰據丁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

存魏翰曰王奢自齊亡入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

齊兵遂却善曰漢書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

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

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翰曰獲秦於天下則

反覆無信於燕則出

遇

有尾生之信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相尾生之信也各善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

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良曰白圭為

大城中中山君將誅之亡入魏魏文何則誠善本作有以相

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

馱音險說曰燕王怒其變者而博重蘇秦而更烹一馱馱

馱以食素止馱馱馱馱名善曰惡謂譏孟康曰雖有馱

馱王更膳以白圭顯於中山中山善本少一人惡之於魏

文侯善本有投以夜光之璧向曰文侯不信譏者而更說

顯言白圭拔中山而尊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

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昔者司馬喜贖鼻引脚於宋宰相中山翰曰司馬喜為宋

善曰

君而王以考相也腹則也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

中山尚書呂刑曰贖者脫去人之贖郭璞三善解詁曰腹

也蓋范睢摺拉肋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濟曰范睢為魏相

齒摺謂睢得出入亡秦說秦王王以為應侯也善曰史

記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睢金十斤

及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

之諸公子魏齊遂使人笞擊范睢廣雅曰摺折也此二人

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按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

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平之河徐衍負石入海

向曰申徒狄諫不聽自投於河水自河出為雍徐衍惡

周末之亂負石投於海中服虔曰砂之末世人也善曰

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踏雍而後入河也漢書音

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又善曰論語識曰徐衍

負石代子自狸守分亡身墜石失軀宋不容身於世義不

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善本作之心善曰比周朋黨也

之民身不容於世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後
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杜預曰
比近也故百里奚乞食於道善本無路繆善本作公委之

以政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路而穆公委之以政寤戚飯牛於
車下而相公任之以國善曰曰呂氏春秋曰寤戚飯牛車下

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

不能離豈感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

孫之說逐孔子向曰齊人饋女樂季相子受之三日不朝

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翰曰宋用子冉而囚繫墨翟善

夫以孔翟善本作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濟

宋魯竟蘇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善曰國語伶州鳩曰

消骨又善曰讒毀之言骨肉之親謂之消滅國亦然也

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宜

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善本作當世

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讎

敵朱象管蔡是矣善本作也宗向曰用朱堯子而不肖

弟也流惡言以疑周公周公誅之言此四人於堯舜周公

則為骨肉而不率父兄之德故為讎敵也善曰史記曰

銑曰奇獨也公聽並觀言無私也善曰公聽無私也並

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

秦穆公取由余於戎而用之穆公為霸主齊用越人子臧

所以疆盛史記曰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此二國豈拘

威土卒子宜王辟疆立張晏曰子臧越人也

舜弟象，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讎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今位家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

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善本作不足

侔而善本無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

而不說田常之賢良。善本無良字，晉文宋襄楚莊也，作比也，三王禹湯

武也，濟曰：捐棄也，燕昭王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

事齊國，因伐燕，燕國君曾死，子之亡信可棄也，齊田常就

簡公而立平公，以常為相，五年齊國封比干之後，脩孕婦

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良曰：紂剖比干

王封其後，而脩其墓，應劭曰：紂剖比干者，觀其胎產。夫晉文公親其讎，而疆霸諸侯

位，用其言而免呂卻之難，遂以疆霸。張晏曰：寺人勃鞞也。

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袂，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卻與芮畏備，悔納

善曰 善曰

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善曰：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此之謂也。何則？慈仁，躬勤，誠加善本作

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

立疆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越用大夫種之謀

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句踐舉國

渡淮，東方諸侯畢賀，稱霸王，范蠡乃去，置大夫種書，種是

見種疾，不朝，人或譏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矣。

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烏，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

向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才得之，三去

相而不悔，知其非已罪，於陵子仲楚王發以爲相，使使往

迎子仲，子仲與其妻逃去。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

爲人灌園也。善同何往。

文選三十九

報之意披心腸

善本

見情素

善曰戰國策曰燕澤說應侯曰公孫戰事孝王竭心謀示

情贖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變

善本

於士善曰於士

愛惜也則築之大

善本作

可使吠堯而跖

隻之客可使刺由

善曰戰國刁輿謂田單曰跖之狗或吠堯非其主也吠音

同、並 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

善曰言苟能盡心

使然則荆軻沈

善本作

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

善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其七族坐之沈沒也吳王

其庚要離走見慶忌因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

下至曾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

要離曰我助請必能吳王曰諾明且加罪焉執其妻子

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也

善本無路字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眾莫不按劍

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

帶

輪困去離奇衣

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銑曰眄顧也蟠木曲木也柢本

也輪困離奇屈盤高下也萬乘天子也善曰廣雅曰蟠

曲器謂服玩之屬容謂彫飾杜預左氏傳任曰容形容也

張晏同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抵足結

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

善曰蒙被術法

仲也龍逢比干皆忠臣也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

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善本作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

之跡矣善曰小雅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

也善本無也字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良翰曰陶鈞因也

陶鈞造瓦器者制方圓大小任其所欲故比之矣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

以善曰善曰聖人不為卑辭所牽蘇秦以銜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

衆多之口善曰聖人不為卑辭所牽蘇秦以銜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

庶子蒙嘉之言以善本無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

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正天下說曰荆軻既至秦持干

庶子蒙嘉使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貢職如

秋燕謹斬樊於期之首及燕督亢之地圖秦王聞之喜而

見軻軻以匕首擲秦王故謂竊發也周文王獵於涇之陽

載太公以歸其國遂遣卒遇若烏鳥之暴集而卒以其成

王業也善曰秦王已見上文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也

故曰匕首短而使用文王遇呂尚西伯遇太公俱為師也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

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

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

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

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

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

鵠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善本作獨

觀於昭曠之道也向曰拘攣淺也今人主沈於善本無

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翰曰沈溺也惟牆妻妾所居也

侍帷牆臣妾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此鮑焦所以忿於

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馬曰不羈賢才無所拘攣也驥良

用採蔬於道子貢難之曰既非其世而採其蔬乃棄蔬而

立枯於何路之上善曰不羈謂才行高阜食牛馬器以

木作如槽疏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止礪名號

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尚書注曰砥磨石故里名勝母曾子

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良曰惡有勝母之名紂作朝歌

無所用心故醜之善曰淮南子曰墨子今欲使天下恢

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脇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巖穴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向曰：是時天子方自擊熊，逐獸相如，因上諫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

育。翰曰：孟賁，夏育也。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賁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

離曰：吾嘗以逐馬之江上，而不能及。孟賁已見上文。戰國策范雎曰：夏育之勇焉而死。臣之愚暗，竊

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

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濟曰：軼才，過於衆也。駭，驚也。不

存謂勢不可以存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意。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清尊之意也。

輿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

施。善本無施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狄父

以道傳羿，羿傳逢蒙也。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軼也，豈不殆哉

良曰：起轂，接軼有如此戎狄不遠矣。軼，車後橫木。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

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御楸之變。鏡曰：御，

子曰：況掃備路行者必止。莊子曰：我善調馬，前有飾

而後鞭。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向曰：豐茂，騁馳也。善

被豐草，呂氏春秋曰：吳為丘墟也。前有

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善曰：鄭

善曰 銜

文選三十九 十七

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翰曰萬乘天子

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向曰萌始形見也

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禍故固本作多藏於隱微而

發於人所忽者也魏曰忽輕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魏曰懼瓦墮而傷之張曰畏懼瓦墮中之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

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首

枚叔濟曰乘為吳王傳郎中漢初怨望將謀逆乘字叔淮陽人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

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翰曰全謂安全之道善曰史記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全

昌

失全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

湯武之士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上不絕三

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濟曰三光日月星也

舜禹湯武與天合德日月不食五星不亂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

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善本有置守直諫則

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良曰貴也臣乘願披心腹善本作腹心而效

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魏曰效進也夫

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

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向曰縷然縷也三十斤曰鈞不測言至深

策

不可得也。馬方駭鼓而驚之，條方絕，又重鑣之，條絕於天，不

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翰曰：駭，驚也。鼓，擊鼓也。鑣，鑣也。善曰：孔叢子曰：齊

東郭亥，故攻田氏，子貢曰：全子士也。位卑圖大，殆未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

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鑣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

繫絕其高，墜入于深，其其出不出，間不容髮。濟曰：事之變危必矣。亥曰：吾已矣。

不容一髮，言改其過，善備其政道，不可失於今日也。善曰：臣改計取禍，正在今日，言其微切甚急。

律歷迭相治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良曰：言雖百度其間不容髮矣。

是盡脫於禍也。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寧則慮危，是百舉不惰也。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鏡曰：變為

變改也。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卵，其上，公曰：危哉。論語曰：外

天之無階也。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今欲極天

命之上壽，敝善本作弊字無窮之善本有極字樂，究萬乘之勢，不出

及掌之易，居泰山之安。向曰：極窮，究盡也。善曰：弊猶盡也。而欲乘累卵之

危，走奏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顏監曰：人性有畏走趣也。

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

景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疾而景不離，自以為尚得，疾走

不休，絕力而死，不知須臾以故人勿聞，莫若勿言，故人勿

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楚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

如絕薪止火而已。濟曰：景，嚴滄冷也。漢書音義或曰：滄，寒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

愈不止，去火則止矣。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

火則止矣。

策
善曰

統

索
善曰

良曰不絕於彼謂逆謀也救之於此謂以逆求福也善
曰文子曰不洽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
救火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善本有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

揚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善本無百
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銑曰言養由基所

耳言已為謀慮深遠與人相比則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
也善曰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
步而射百發百中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向曰基初胎始也服納其

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善本無泰山之雷力穿石彈極之

縷善本作斷榦也榦井上木也言盡極井索用久
而刻斷其木也善曰自從也晉灼曰紀古縷字彈盡
也極之縷榦井上四交之榦常為汲者所契傷也水

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濟曰靡夫銖銖而

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銑曰銖推分寸參

稱之寸寸度之至石丈必有盈縮差過皆不中也張曼曰
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
也石稱丈量徑而寡失良曰徑疾寡少也若石稱丈量則

斷之則定以小智成之則敗也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
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
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夫十圍之木始生

而蘖足可搔牢而絕手可摧而拔善本作拔字銑曰三
尺曰圍十圍言大也藥

小也搔搔斷絕摧搯也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蘖
足易去也莊子曰據樟初生可拔而斃廣雅曰撥拔也字
林曰非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言制事在於未發向曰磨礪

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
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

而亡、翰曰為事不已必見其效此所以讓王、又為逆謀恐
日、難力公與砥礪皆磨石善曰賈逵國語注
砥礪已見上文願善本作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
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首

濟曰晁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
削諸王地吳王與諸國既舉兵

反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
謝諸侯乘復上書說王使罷兵也

救叔

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
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去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

音昨善
本作

字之塞東當六國之從

子容反良曰言秦三面有敵而
又能東向以當六國矣六國韓魏

燕趙齊楚關東連兵曰從非至也羌笮夷名善曰胡戎
為難舉兵而却也漢書曰金鞮郡有榆中縣漢書曰南夷
自僑東北君長十數皆六國乘信陵之藉明猶秦之約厲
都最大六國已見上文

荆軻之威

銑曰信陵君無忌嘗率五國兵逐秦至函谷關
其後六國乘藉其力蘇秦又約六國連兵以拒

秦燕復使荆軻以刺秦王
音義曰無忌齊總五國却秦有地資也

善曰漢書

并力一心以備秦

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

善本作
是字

何也則地

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

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

王之所明知也

向曰項羽分秦地為三而漢全有之故云
全秦而盡有六國之眾又脩恩義以撫戎

狄而羌夷來朝比之於秦其地十倍其人
百倍過之也善曰言地多十倍民多百倍今夫讒諛之臣

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為吳

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

而之附群牛腐

輔

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

翰曰訾量
也蚋蚊也

輸輸

蠅蚋固不能害牛也，朽肉觸劍徒自斷耳。吳之犯漢，有類於斯，無事言必敗無成事也。腐朽也，齒猶觸也。善曰：漢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收，齒猶當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善曰：失職謂削地也。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善曰：謂晁錯出，錯為御史大夫，而言三公者重其事也。前過謂削地也。善曰：錯為御史大夫，故曰三公也。是大王之善本無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善曰：隱匿謂勝於京師。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輪去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善曰：方萬物也，錯雜也，珍怪寶玩也。山東府吳府名也。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言貢獻之多，方輪四方更輸錯雜而出也。如淳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又善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與軍遠行也。軍一為運錯出，謂

善曰

善曰

善曰

四方更輸交錯，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善曰：海陵縣有吳太倉，如淳曰：言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苑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善曰：上林天子服處，曰吳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也。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善曰：漢官臺名，臨上路，言臺下臨苑路矣。朝夕池，海出，漢官池小，故不如也。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也。藥林曰：以海水朝，夕池，海出，漢官池。水朝夕，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善曰：壁壘軍關城，函谷，曉武等關，惟南吳之所以為固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十中有五得免禍。善曰：言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善曰：羽林黃頭，襲水戰者也。掩魯東海絕

吳之饒良曰魯東海二都也使之饒吳人饒饋之道道也。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

不負其約向曰三淮南謂淮南王安衛山王賜盧江齊王

殺身以滅其迹翰曰齊王將聞及吳楚反堅守而不從後

書云齊王聞吳楚平反自殺今乘已四國不得出兵其郡

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濟曰四國謂三淮南父齊

遂發兵應吳漢將鄆寄圍邯鄲故云囚也此事以敵不可

應劭曰漢將鄆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今大王已去千

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良曰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

張晏同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

侯韓類當宿吳軍之左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

急壁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江文通

書景素窮書即四出之請請也善注同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翰曰賤臣鄒衍也事燕惠

天振風襲於齊堂善本作臺字

庶女庶女以冤告天天為雷電下擊景公臺也襲及也

曰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險海水又出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馬應莊子注 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善曰沈約

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此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嗣通讀樂毅報燕書

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揚雄見屈原作雜戲悲其文讀之流涕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

不易之行善曰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

一亦無二心雖有備喪不須更黷故曰有不易之行 信而見疑真而為戮是以壯夫

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良曰伏死不顧寃之深也此謂

見疑忠而被謫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比博曰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

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 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

徒虛語乃今知之善曰馬應莊士不遇賊曰聖不可操皆

耳父曰臣始不信今乃知之 伏願大王勅停左右少加憐察說曰停左

憐

察善曰鄒陽書曰左右不明卒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

布衣韋帶之士向曰言自微賤善曰淮南子曰處窮僻

形植犁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操桑條為

戶樞謹茲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

流血五步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善曰

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也而優遊及傷之生飾智

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是博

學疑聖飾詩書以 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

殿翰曰日者猶頭者謬得謙詞也外降出入於承明闕金

華殿謂實宮於朝廷也善曰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 何

嘗官

嘗不局影凝嚴側身高禁者也善本作乎字濟曰高殿側

身皆戒懼也疑堅嚴敬也

高禁官闕之間也善曰詩序曰側身備 竊慕大王之義復

行班婕妤自傷賦曰應門閉兮禁門局

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滅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

善曰史記曰孟

嘗君入秦昭王乃囚孟嘗君謀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

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

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

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

出馳去室關開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

著能為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君乃還

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居

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大王惠以恩光顧

司馬遷書曰使得秦薄伎良同善往

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

善曰史記曰荆卿

之燕太子東宮臨他而觀朝拾瓦投意太子令人奉盤金

朝用抵抵盡復進朝曰非為太子變金但骨痛耳佩猶荷

也荆卿即朝也豫讓為智伯將刺趙襄子而不成襄子責

之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智伯

死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也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

我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分分義

也善曰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常

也曹植豔歌曰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移餘文同銑注

常

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

善曰史記曰萬

捨孔叔太子聞之懼而下石乞孟鯨敵子路以戈擊之子

路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脫結纓而死晉侯將殺里克

語之曰子死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若

死淹言願殺身如此萬中有一以補於王也善曰莊

子奔州子曰今恐道秋毛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摩踵以報所天

善曰史記曰

放至踵足也所天謂建平王善曰鄒陽上書自明曰剖

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

休曰君者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謙也貽取也毀毀也

善曰揚惲書曰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痛骨

良曰墜階也昭憲明法也限隔幽圜謂獄也善曰陸機

謝內史表曰幽執罔圖當為誅始詩曰顧占周道中心用

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子丹謂下官聞虧名

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也言如有所失

善曰尸子曰衆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李陵答蘇武書曰每一念至忽然自生加以涉旬月

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

也伍對也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

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沈陰蔡

雍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沈雲之重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也此少卿所

以仰天槌直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善本無也李陵字也

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天槌

心而泣血也言已之恨同於李陵善曰韓子曰天槌

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下官雖之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

之行矣善曰燕用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

名

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谷口有鄭

震京師善同翰注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

濟曰蕭朱結綬謂相薦達也金馬待詔處也高議論政理

也漢官有雲臺善曰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

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退則

屬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王而致之闕下賈誼曰行臣之

制必係單于之頸而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定封爵重以冊

書之信也故開也冊書也又有青史子古史官善曰寧當

漢書曰高相論功定封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寧當

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

銷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向曰言毀謗之深能銷磨金石之堅善曰左氏傳曰叔

直不疑為郎其同舍告歸謀持其同舍郎金部已去而歸
舍郎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
金亡金郎大慙後漢第五倫字伯魚補淮陽國醫長從王
入朝得會見帝戲倫曰聞卿為吏勞婦公不過從兒飯寧
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
帝大笑不義謂勞婦公不過兄也善曰漢書曰直不疑
南陽人為郎事文帝范擘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
人舉孝廉補燕國監工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戲倫
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皆上將之恥絳
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良曰絳侯周勃持兵北軍故
下廷尉是謂恥也太史司馬遷為白李陵而下之蠶室故
云名臣之羞蠶室刑人之所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
曰絳侯誅諸呂囚於清室又曰而僕又何之蠶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善本
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志歸仲連為
善曰司馬遷書曰如僕尚何言哉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

魯連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
仲連連謝終不肯受也於在接輿已見上文子陵閉關

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向曰嚴光字子陵餘姚人與光

武同游於學光武即位光隱身不見餘姚越也閉關謂不
出也張仲蔚扶風人亦隱身不仕杜門與閉關義同扶風

素地也良可知言昔恐患難故云於代善曰趙岐三輔
史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

所居蓬蒿沒人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

匕首以殞身善曰鉗口吞舌不言也匕首劍也殞自殺也

光向刺吞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齊魯

悲趙義俠所出悲歌謂高漸離燕市相和歌趙大夫悲歌
慷慨者也善曰左氏傳子方曰事子我而有私於其儻

何以見魯衛之士漢書王先生謂鄒陽以今子欲安
之乎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特有奇節吾將歷問之方今

聖曆欽明天下樂業良曰聖曆謂天子也曆曆數也欽敬

天下有道
人樂其業
青雲浮洛
善本作
榮光塞河
銑曰青雲榮光皆

曰尚書中候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侯至于日
昧榮光並出暮河青雲傍洛青龍臨壇銜玄圖之圖或之

而去
西洎臨池
土狄道北距飛孤陽原皆至也
善曰淮

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西至臨池狄道東至會稽浮石
南至鬱章桂林北至飛孤陽原高誘曰臨池隴西之縣也

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池也飛孤
蓋在代郡飛孤山陽原蓋在太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

醴
皆瑞也謂昭景星之明飲醴泉之味昭明也
善曰楊

雅覈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備義會賢價智價音損論
語摘輔像曰帝率握昭景飲醴奠茨為質宋均曰昭景為

景星所
而下官拘痛圓門含憤獄戶
濟曰圓門亦獄門抱

曰周禮曰以國土教罷民
一物之微有足悲者
良曰凡一

所足可以悲而况人乎
善曰家語孔子謂哀
仲惟大王

鄭司農曰國土獄城也
少垂明白則梧丘之竟不愧於沈首鵠
善本作
亭之鬼無

恨於灰骨
銑曰齊景公田於梧丘夜夢五大夫捕無果以

之斷其頭而回葬命曰
五大夫驚歎皆殺

夜有婦人來告寃曰妾夫亡妾發還鄉行至此為亭長所

殺埋井中敵掘之果然言寃得明假使灰粉亦不恨也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巢

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趾

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果
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
以聞

啓

奉荅勅示七夕詩啓一首

任彦升
向曰梁武帝詔勅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
諫歌卿歸謝於言而辭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臣昉啟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

託情風什希世罕工前曰緒事也俯下也不一言多也風

有如帝善文如此也善曰春秋合說圖曰黃帝布迹必

稽功務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

緒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謂武

帝雖當漢之四世魏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高貴鄉公

詔云昔在三祖故因言祖也此皆有文之主故助引之

善曰魏志高貴鄉公詔曰昔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

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良曰奏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克能諧和也四節不相

建謂之調露之樂皆謂帝文章音律若此僕魏之主不足

以繼想耳善曰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

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特兮可

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

氣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人物者也四時之節動

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性與天道事

曰調露調和致其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其多幸親逢旦暮向曰莊子云萬代之後

若且暮遇之也自言多幸而親逢聖人也善臣早奉龍潛

與買馬而入室晚鑿天飛比嚴徐而待詔翰曰易云潛龍

朝時昉已得承奉也法言云以孔子之門論賈誼外堂相

如入室昉自言彼時已有外堂入室之譽也又易曰飛龍

在天謂帝建象而登極也漢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惟君

云此特同此二人而待詔矣善曰客賈戲曰泥蟠天飛

絕稱言銚曰言帝之性合於天道不可得而稱也善曰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出鄙已章銑曰謂答詩便成而附使上也拙速出鄙皆謙
 日兵聞拙速未惜工久陳琳戲曰出鄙益臨啟慙女罔
 著閻頌上詩表曰勞者歌其事貴露出鄙臨啟慙六女罔
 識所寘音至忍愧也謹啟

為于彬謝脩于忠貞墓啟翰曰于彬官至綏

求嘉中除著作侯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
 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
 赴賊二子眇眇見之隨從俱為賊所害贈侍
 中開府謚忠貞公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于
 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卒濟陰下錄
 曰壺字望之珍音真忍切肝休干切

任彦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恭宣勅善本有當賜字脩理臣亡高祖
 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瑩臣門緒不昌天道

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濟曰緒胤

也忠謂壺死王事孝謂眇眇死父難也良曰名教謂當

時士大夫為之悲傷也隱淪謂微士翟陽也嘗數曰父為

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善曰世說樂廣而

日名教中自有樂相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而

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銑曰貿易裔嗣淪沈也言年代遷易

也貿易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孤兔成穴童牧哀歌向曰

墓摧殘若此也表石表也蕪沒也丘墳也孤兔穴其中童

兒牧豎登其上而歌也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

見孟嘗君曰竊悲千秋萬歲後實墓生荆棘感慨自哀日

月纏迫翰曰言彬自傷感纏迫急速也因此而增數也陛

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濟曰弘大宣示也言壺是晉

之非求功效於今也善曰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宜祖業

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說苑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

報於百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良曰言壺餘德不泯

泯滅也陳力謂入仕也異代謂保也善曰春秋元命苞

不能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良曰渥厚也諸侯葬於朝

賞故云闕於晉典善曰同良注推蘇之刑遠流於皇世

善本作代字說曰秦攻齊令曰敢有拂下李壘推採者

死此刑久絕今天子脩壺之墓是遠流此代善曰戰國

幸幸向曰非分而得謂之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啟以聞謹啟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曾

後盧于臺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

任彥升

昉啟昉家集諱其名但近啟歸訢庶諒窮款奉被還

旨未垂哀察良曰諒信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說

言憂感深悼傷也失圖荒迷也善曰左氏傳楚遺於疆

待昉善本作於品庶示均鎔造向曰鎔造造化所鎔鑄者

庶示同造化之一物耳善曰鵬鳥賦曰品干祿祈榮更為

自拔善曰論語曰子張學干祿言已之所陳所不忍言具陳茲

但正勸教而廢禮豈敢關白於視聽哉所不忍言具陳茲

啟善曰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昉善本作往從末

官祿不代耕翰曰言益薄也善曰晉中興書簡飢寒無

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良曰耳旨飲食晨昏皆定省由

禮記曰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官朕爽而朝慈以自其鄰玄
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
而晨省膝下之歡已同過隙此言父母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

善曰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極之則是無窮
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何曰言神靈依憑几筵三年內能幾

公曰君入廟而有登自階俯仰視棟棟悅見几筵其器存
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
何且奠酌外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聞若若無主翰曰

祭祀也言不親祭祀則祭神如神在何所寄也晨暮無人
哭臨則寂寥無祭主矣聞空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喪
所薦饋曰奠爵類曰酌以酒祭地也論語子曰吾不與祭

無祭主王隱晉書曰傳咸遭繼母憂上所守既無別理窮
書曰成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哀祭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
咽豈及多喻濟曰言為服喪無別理也窮咽哀位也多喻

多喻不在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良曰格至也區宇天地

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若肅然降臨賜寢
區宇又寧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肅然降臨賜寢
嚴命銑曰善曰孟子曰沛然下雨如是知孝治所被愛至無心

向曰如此則是明王孝治天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
心也愛於也善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謂子貢錫類所及匪徒教義翰曰

孝子不匱末錫爾類言以此及人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善
非徒以教義為化也善同翰注
作奉 啓事陳聞濟曰崩迫切急也 謹啓

文選卷第三十九